

仕進部

校文主司 士子科目 狀元

制科

宏詞館職附

及第

特科

晚成附

坐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坐主 門生同列故吏並附

僚屬

寓公

屢坻附

全官

同列相和 同列相軋

同年

聘召

朝謁

寓直附

休假

事文前集



1加³
160
6



43
160
6

校文主司

金人 真景 子和 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 '主', '司', '和', '父', '刊']

東京專刊
學校圖書

利
268
6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校文主司

羣書要語韓文 登明選公韓文 手持文柄高 砥寰海撫言 士患經術

之不明母 患有司之不公進李解 當道者又皆良有司韓文 肯

與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哉韓文

詩句 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 薦春官劉賓客賀王魏公 欲

知君得久失者亦稱善坡

百一頁...

古今事實

辨戰場文

李華作_下古戰場文_上汚_レ為_レ故書_上白與蕭穎士讀之稱_レ上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賦曰五色

李程正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楊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監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豈白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無子未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文場中若有此賦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納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

賦阿房宮

吳武陵為_レ大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_レ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增芻為_レ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極其拔而武陵音吐條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

黜去浮艷

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且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且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因召師且問之對曰此輩誠有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
文華欲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
効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主司權輕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主後秀科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
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薦李權於昂
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
執事詩云耳臨清澗洗心向白雲閑今天子春秋昂盛不揖遂
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
部侍郎大唐遺事

重司空圖

王文正公凝典絳州時司空圖侍郎方應舉自別墅到郡謁見

後更不訪親知聞吏遞申司空秀出郭門後入郭訪親知即不
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捷列第十
四人登科同年誣其姓名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空
圖琅琊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眾曰某叨忝文
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名益振後為御
史分司舊相盧公携酒訪之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
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如此北窓瑣言

堪掌綸誥

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杜鴻漸至宰
相顏真卿為尚書後年授李華蕭穎士趙驍登士第逖謂人曰
此三人堪掌綸誥

懷金請噓

常執誼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實錄

我輩汗顏

昌平間劉賁對策詆宦官考官馬宿等見劉賁策歎伏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翬然李邵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第能無厚顏賁由是不得仕于朝

陸氏一庄

崔群知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札不令

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無以答唐餘錄

私其鄉人

揚大年為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不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之用不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為意而不用者聞見後錄

歐變文體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險恠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央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由聖人發公曰劉幾也戲讀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

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統總字榜之既而
 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
 痛斥輕瀆子以除文章之害有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
 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穆也是時試堯
 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
 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十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
 曰此劉幾也易名夫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
 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為積近於學改為蘊人莫不以公為
 知言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筆談

寧取落韻

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屋禮部

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遜於師以師
 為衆特令就御試王且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立異
 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考官失察

建炎初戎務擾攘適當廷對未暇臨軒禮部進士姑令有司試
 策一道不經御覽潭州何烈不知所因只依常式於卷子內稱
 臣聞及聖問潭溪為考官坐不舉覺除集撰奉祠謝表曰謂子
 路使門人為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

懷璧喧噪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其眾群言沸搖懷璧以伺其出泌
 知潛由他途投史館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

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又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導導。雄偉。都人歛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簣之患。名巨遺事

舉子上請

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其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陽湯悅揚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誌。

古今文集

古詩

次韻晃仲考進士卷

黃魯直

少年迷翰墨。無異蟲蠹。未諸生程藝文。承詔當品目。牀敷設箱。篋賦納忽數束。變名混田之。膽寫失句讀。書窓過白駒。夜几

紅燭鈎深思。嘉魚攻璞願。良玉談天用。一律占畢厭。重復絲布。澁難逢快意。忽破竹。聖言裨曲學。詞家綴邪幅。注金無全功。竊發忽中鵠。翟公辟離老。新楨茂。棧樸御史威。降霜行私不容粟。吏部提英鑒。片善蒙采錄。博士刈其楚。銓量頗三復。因入享成事。賤子真碌碌。

和晃仲觀試進士

黃魯直

人圍廟垣重。鼓作宮漏曉。晨門傳放鑰。空入荒庭湫。初如失木。猿稍若安巢。鳥黃鑪答拜辱。月淡秋天杳。發題疏。經疑按劍。或驚矯。官曹察坐起。邏卒禁紛擾。僂趨蟻爭丘。癡坐鷺窺沼。江淮有名輩。專場或孤鷺。袖手深盤礴。乞靈頗環繞。稚輩牛父子。相面多中表。鴻將鴈行斜。牛舐快犢小。墨泓黥寒雲。筆尾撼叢蔕。雕

鐫寄鼻詠。攘畧傾耳。剝蚌得珠。難揚沙見。金少遺形。敵冠徒忘味。棄响。剡雖揮。營陽戈餘。勇事未了。喧闐遂一空。星河明木抄。

余與李薦方叔相知久矣。領首舉事而不得第。媿甚。

作詩送之。

蘇子瞻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翻翻疑可識。平時謾設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苧幾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矍仙。

次子瞻韻送李方叔

黃魯直

驥子墮地追風日。未試千里誰能識。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

女有玉色。今年持纛佐春官。遂失此人誰塞責。雖然一闕有奇偶。博懸於校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潢潦前。願為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骨仙。

催試官考較戲作

蘇子瞻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况我官居似蓬島。鳳味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鷗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外袍如鶴立。

監試呈諸試官

蘇子瞻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

志懶隋今十稔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
 流瀉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菊蕙畫蘭蓀香不數葵荏谷家
 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金壁百
 衲収寸錦調和椒桂醜咀嚼沙礫碎廣肩成半額學步歸踴躍
 維時老宗伯氣壓群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恣至音久乃
 信知味猶食糗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
 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論權衡破舊法芻豢笑九旆高言
 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願老鈍軀顏
 朴謝鐫銀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喧午枕
 博士王揚休輟客雲龍同事十二人飲之戲作

黃魯直

亂雲蒼壁小盤龍貢包新樣出元豐王郎坦腹飲床東太官分
 物來婦翁棘園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鳴鳩欲再喚雌
 雄南嶺北嶺宮徵同書總欲眠視濛濛喜君開包輟香風注湯
 官焙香出籠非君灑項耳露梳幾為談天乾舌本

觀伯時畫馬禮部貢院作

黃魯直

儀鸞供帳鬣蟲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
 槃未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瘦貧馬百敗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
 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真誥云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
 尺許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

莖餘草也

散下則反

考試局與孫元忠博士竹間對牕夜聞元忠誦書聲調悲壯戲作竹枝歌和之

黃魯直

南窓讀書聲吾伊北窓見月歌竹枝我家白髮問烏鵲他家紅粧占珠絲

律詩

夜讀試卷呈君實景仁

王介甫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學問比來多可喜文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眩真避迨兩賢時所服坐冷孤朽得相因

詩話

號傳衣鉢

據言云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有與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傳老夫衣鉢也質以為羨有戲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即氏錄

主司冬烘

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顏標為顏魯公後取之後非是遂為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不負初心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改為五言末句

日負初心 嵐齋記

同窓窮達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視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焚香撤幕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亦盛乃具茶湯至於試院學究則撤去席幕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皆默其吻非固閑之蓋防遺幕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義耳故歐公詩云焚香各進士撤幕待諸生

賦詩被謗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噉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甚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焯輩者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開然以為主司惟酬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待我曹為蚕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經元豐未幾三十年元祐初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石林詩話

倡和盛事

歐公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鑠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倡和為古律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又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十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勛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僦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云歸田錄

詩譏主司

陳彭年有親戚為其所黜遂作詩云取他權勢要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

監試主盟

馮當世秋試于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折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倅誠遷長沙倅當世以詩賀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絕千里常思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懸題看蓋江陵縣額誠所書也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

進亦不失於甲科韓答寶書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時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墨客揮犀

古今事實

周取士制

太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地官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同上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

征于司徒曰造士王制

漢取士制

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遺詣丞相府武帝詔曰召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不舉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漢之射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拔蕭望之傳射謂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

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孔氏雜說

北齊取士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皇帝出坐於朝堂中楹其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冠通典

唐取士制

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武德以來禮部闈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闈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通典

中書詳覆

長慶三年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遠近誤傳非便臣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進中書門下詳覆勅却下本司然後准例大字放榜從之

殿試之始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陽城殿前殿試自此始

糊名之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重進士科

進士科始隋太中盛正觀末微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世進士者不以爲美其推重謂之白衣鄉相以白衣之士即鄉相之

資也重之如此金通典

不許繼燭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宋率用白晝不許繼燭國朝

舉業踈畧

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乃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東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鍾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未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

人日益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秦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眾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無踰此歲之盛

推原事始

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曠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祥符景德之間

隔截進士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求對歸請政府王文正公且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

下進士陳惶懼而退遺事

秀才變學究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耳諺叢

庭試以策

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良求治之意今來庭試乞出自宸衷唯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始以策試進士呂家傳

不私增年

寇萊公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不妨舉業

程伊川曰或謂科舉事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相妨惟患奪志外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學校貢舉私議

朱元晦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今之爲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恠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知其病源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夫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亦不以足取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今必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大者古者太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教之法又以九年知慮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

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不能無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辨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如天文地理讞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知習也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太學之論諸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嘗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或將有取焉

摹印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即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畧云伏科自欲重進士以來論奏者眾甚蓋以禮部試進士例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冊不容一字大燭又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此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敕文以為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閣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 國朝淳化三年 太宗試進士出危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

為陳太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畧古今文則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懼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容齋隨筆

古詩

送皇甫湜赴舉

馮異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念子長相憶

律詩

省試夜

薛能

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成。

題都堂壁

常承矩

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詩話

八义手成

温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凡八义手。而八韻成。多為隣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

槐黃赴舉

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故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高談性命

山谷詩云。棘闈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熙豐間進士高談性命。溺於虛無。元祐初。其習猶在。

狀元

羣書要語。子大夫衰然為舉首。漢制策。北斗星魁為首。杓為末。天文志。昔者處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

而人然後知其貴坡集擢冠倫魁益公集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官進士之所同一舉而冠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汪藻贊秦

古今事實

晁董公孫見制科門

謝傳衣鉢詳見主司門

唐進士自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緩行而立飲名紙通呈對拜主司云謝衣鉢據言

狀元角勝

太祖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歐其僕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

突以嗣宗為狀元凍水記聞

五年不詔

太宗自淳化三年賜進士孫何及第出身後五年不降詔

大小狀元

章聖即位咸平元年二年皆放進士舉孫僅孫暨相繼魁天下皆汝州人京師閭巷之人榮之至於百姓亦以大狀元小狀元呼之嘉祐八年許將治平四年許世安時謂太許小許然亦以姓呼蓋由隔彭汝礪一勝也

呼小狀元

孫何孫僅兄弟馳名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皆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第一王黃州以詩寄之曰病中何

事忽開顏記得時稱小狀元粉壁每題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鴒
原滉水燕談

小宋當魁

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
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此豈
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
北堂有蟻穴忽為大雨所浸編竹為橋以渡豈此是耶僧曰必
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
太后乃謂第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竟如素志

胡且有後才尚氣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官不為宰

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聞雁乃題詩曰明年春色裏
領取一行歸果魁天下

鄙渴睡漢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太監且隨其父宰是邑遇呂
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衙客舉曰挑盡
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
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十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歸田錄

不在温飽

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
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

專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六
生之志不在温飽東軒筆錄

不受郊迎

王沂公魯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郊公乃易服乘小驢由他門入遞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以實告之曰不才幸忝科第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吳曾慢錄

五色雲見

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五色雲見從官皆賀魏公家語

兩世狀元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

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去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運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三世探花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邁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邁子果卿果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為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

傳呼狀元

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十卷蔡齊上見其狀堂堂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十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於此也東齊遺事

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穎州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洵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奉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巨濟媿謝同上

語以不欺

賈內翰贖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聞見錄

願得忠孝

神宗真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進士考定前一日取首選卷焚

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消唱名乃鄭內相獮也故鄭謝及集啟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是也塵史

少年太魁

李文正公嘗言同年相國王公溥二十六歲狀元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一又四年加司空時年三十六又六年以一品罷相守太子太保時四十一歸班行猶在具慶下每先太傳見客公以前宰相兢兢侍側略無惰容客以不安席引去者甚眾當時縉紳之士無不以為美談李文正談錄

先衣新衣

王拱辰與歐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襲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拱辰

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唱名果第一 邵氏後錄

以文頒示

蔡薏文饒崇寧五年廷試第一上甚喜其文以御寶封試卷付國子監頒示四方俄召對

不肯自陳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真上策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不取貴戚

馮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殺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

肯就方辭之

天門放榜 見天門

夢研落頭

相國劉沆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所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公第行只得第二人公詰之曰研却頭留項在裏蓋南音呼沆為項也後果第一人及第 青箱雜記

夢火山軍 見王司門

夢入剗髭

李文定公迪美髯髻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剗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為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

是歲果狀元及第 皇朝類苑

夢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夫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覺其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謂名始易之云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

王宣徽 拱辰 汪端明 應辰 年十八 沈內翰 邁 年二十 莫內翰 傳

二十一 梁內翰 顯 張舍人 孝祥 王尚書 佐 皆二十三 楊樞密 密 蘇

參政 易簡 水尚書 待問 皆二十四 王丞相 魯 王參政 堯 張監丞

唐卿 賈 內翰 黈 彭尚書 汝礪 衛舍人 徑 皆二十五 何僕射 與 趙

丞相 汝愚 皆二十七 蔡樞密 齊 宋丞相 岸 馮樞使 京 楊監丞 真

姚祕書 穎 王叔與 昂 皆二十九 陳樞相 堯叟 張參政 觀 詹舍人

駱許簽判 奕 皆年三十 朝野雜記

狀元十年執政者

呂許公 蒙正 丁丑榜 癸未年參政 九七年董資政 德元 丁卯榜

甲戌年參政 九八年鄭梁公 克蒙 庚辰榜 己丑年簽書 九十年

狀元五年持篆者

余給事與自及第至給事中九年蘇叅政易簡霍侍郎端友自及第至知制誥九年陳崇公堯咨自及第至知制誥九年

狀元三年執政省元二年持橐者

秦伯陽紹興十一年以右通直郎登第二年而為禮部侍郎三年而知樞密院事其子墳紹興二十四年登第明年為禮部侍郎郎今所未有也

狀元大拜者

建隆以來狀元已沒者六十九人而大拜者七人而已呂文穆家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趙宋元憲何開府梁文靖趙銀青汝愚是也執政九十一人楊樞密礪王景莊嗣宗蘇叅政

易簡 陳文忠堯叟 張文孝觀 蔡文忠濟 王文忠堯臣 馮文簡京

許黃門將 陳樞密誠之 鄭樞密僑 是也節度使 二人陳康肅堯咨 王懿恪拱辰 是也此外 則何文績自登第至 大拜十二年梁

鄭公登第至大拜十二年並雜記

古詩

觀上親試貢士歌

王元之

天王出震震宇清奎星燦燦照文明詔令郡國貢多士大張網羅群英聖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柳低垂三月煙爐香飛久干人視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節小臣蹤跡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歲如今已上青雲檢位列諫官無一語自

愧將何報明主應制非才但淚垂強作狂歌歌舞萬

律詩

登第後宿平康里

鄭谷

春來無處不開行。楚國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

詩話

平康諸妓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牋作名紙。謁平康里諸妓。因宿于里中。有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女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未第選壻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捲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元。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慕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徑成佳姻。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果教鸞鳳下粧樓。

志冠天下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冠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為迅雷所擊。是仲聞之。占成四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迹。因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為天下第一。

身到黃扉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家正。王文正公魯。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黃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公道已四。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曆及公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西清詩話後四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渡江。則梁克家。揮塵錄

出處略同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文定鎮共門。公均逸。本鄉作詩寄之。略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荐更。并上兒童公再見。會稽。幢紱我偏榮。歸田錄

誓作狀元

呂文穆公家正嘗與溫恭肅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為狀元。溫恭已不意。然尚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太宗問與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文穆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鴛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後歸。隣叟盡垂新白髮。故人猶着舊麻衣。洛陽謾詫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青箱雜記

賦詩見志

夏文莊公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年少。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

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菅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青箱雜記

賦梅見志見梅門

貢院失火

元豐八年，尚書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開寶寺萬禮部貢院。夜四鼓，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試焦蹈為魁，諺云：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

老作大魁

梁灝年八十一，雍熙十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天公之二生。後秘監卒年九十一，二十六卷十餘。陳道齋閑見正敏。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制科

宏詞 館職附

羣書要語賢良明於古今正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漢武帝 子大夫哀然為舉首。漢制

宏詞唐設博學宏詞科。選舉志 國初立宏詞拔萃科，紹聖立服

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才科，紹聖改博學宏詞科。國史

古今事實

擢董仲舒

董仲舒字廣川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擢晁錯

晁錯字申韓刑名於張恢武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答策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擢公孫弘

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為第一召見容貌甚嚴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或治申韓

建元中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

政皆罷奏可

桂林一枝

秦始皇中卻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

獨為第一

張柬之字孟將進士擢策以賢良召試同時對策者十餘人柬之獨為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無登等者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等者惟吳育第三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東軒筆錄

直言不棄

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轍語切直司馬光考人第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考官胡宿欲黜之光言是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

當取大科

富韓公弼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西歸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君薦君矣父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

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一門大科

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登制科蘇軾蘇轍兄弟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為盛事故子高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啓曰兄弟竊於賢良衣冠或以為盛事希白從孫藻以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說書中選後十年復登制科其謝啓云十年二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慙於祖烈澠水燕談

預夢試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群臣優劣公未

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亦夢公讀楊阜傳翼日告公覽一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果中首選澠水燕談

出孟子注

張賢良咸漢川人應茂科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于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指示之張道中漫思索著論及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為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閣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揮塵錄

不讀孟子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

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

辭類能優

以下係宏詞

韓愈云僕聞禮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退因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答山住立之書

不當自售

楊龜山云試宏詞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為己似不如此語錄

問克敵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為銘為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親于案間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

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

倒係館職綳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二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倦遊錄

召試謂謝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韋道冲秀才赴制舉

劉禹錫

驚禽一辭巢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紉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畫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遊長缺不復彈閱書南軒霧絙琴清夜闌萬境身外寂一盃腹中寬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鴛鴦蕭穆升內殿從容頂高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

世人希德門揭若攀峰巒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
書班裳拂行鞍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
星攢烟霞覆雙闕打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盤焚煌
仰金榜錯落飛濡翰古來長策人所嘆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
望青雲端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齒牙搖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
恠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城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
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回論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詩話

中貴乞詩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二班差使攜所業投李文靖公沈有
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
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宦者曰聞人多矣賢良他日必貴以是
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上衣衣明日月堦前旗影動龍蛇縱橫
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試罷題壁

王仲至欽臣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王荆公為考官于簾下
見其試畢就壁間題字荆公使人錄之乃一詩荆公為改奏罷
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荆公在金陵好事者求書多寫此詩古
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

及第 下第附

羣書要語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於慈恩謂之題名在闈試謂闈燕大宴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官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李肇國史補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群羊抵觸須燒其尾乃走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得化聞見錄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

又謂龍門今在絳州李膺傳注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莊子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柳送婁文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天寶遺事

詩句龍門客又新杜甫攀桂仰天高 变化有鷗鵬 蛟龍得雲雨 鵬鷲在秋天 青雲動高興 勲業青冥上 勲業頗看鏡 白屋難久留 禮闈曾擢桂 致身青雲上 新渥照乾坤 京衢照紫泥 汀草隨青袍 早充觀國賓並杜折却月中桂 李風雲入壯懷 韓振衣造雲闕 漸階振羣鷺 雲霄今已逼韓及第拜親榮 唐人恩袍草色動 仙籍桂香浮御製

下第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韓答崔書

詩句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唐人下第詩

古今事實

芥拾青紫

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視拾地芥耳

糾不赴宴

唐進士會燕曲江崔永請告假不赴乃以彫憶戴妓遊觀為團司所發崔沉為主罰錄事判云深挽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撫言

淡墨題榜

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題筆書禮部貢院四字粘於榜首

撫言

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脉亦善書詔令終其事值脉醉以氈筆染不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為故事賈魏公談錄

題名雁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進士李肇國史補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群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為管塔曾說類

泥金書帖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

罷此儀盧氏雜記

龍虎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崔群王涯聯第進士時號龍虎榜詹傳

探花郎

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洛中記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東軒筆錄

榜花

唐太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號曰榜花南部新書

一第溷子

唐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溷子耶有司得

子是類果擢上第

千佛名經

張倬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撫言

東塗西抹

薛逢晚年厄於官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佞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撫言

袁州舉人

盧肇袁州人初赴舉先達曰袁州出舉人邪答曰袁州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撫言

因弟槩兄

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槌景讓景莊兄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槌由是始得及第唐武宗紀

少年擢第

韓愈年二十五歲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與刑尚書書

妓抓破腮

唐妓牙娘性輕率好傷人肌膚夏侯澤為牙娘批頰傷甚異日期集澤厲聲曰昨日女子牙娘抓破澤腮同年皆駭孫棻北里志

金榜通判

宋太祖幸西都張文定公齊賢獻十策帝歸謂太宗曰吾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

上申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聞見錄

更相為僕見交友門

錫宴簪花

溫公曰吾性不喜華靡二十來科名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家傳

熟讀左傳

艾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闌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援寡聊觀場屋耳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詰日奉納翼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艾曰此卷書宜熟讀取富貴後四十

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科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為異時亦諷誦會李思知舉試鑄鼎象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賞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試此題徐奭為狀元艾後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徐四十為翰林學士卒澠水燕談

孰讀樂記

張客省退夫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檐中止有樂記疏一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攜文字止閱所買樂記疏一冊無何省試出黃鍾為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為詳論檀場遂高選明年擢甲科倦游錄

殿試無黜

宋自太祖以來進士過省越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

下貧不能歸多至突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收之末名為定法可以謂之仁矣

兄弟同登

曾鞏子固嘉祐二年歐陽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鼠啣試卷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木鼠啣卷於前追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夢中改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子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非既寤遂改名非明年果然東齋記事

貴游覆試

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
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國史

貴游擢第

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
必降階稱謝縉紳間頗以為榮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
時揚中立龍圖以待讀侍立而其子適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
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自取儒科

李宗諤貽之子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
士授校書郎

再擢科第

元厚之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舉進士中第

廷對賜燭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
矣慶元五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寔嚴州特奏名進
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廣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四
點御樂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甲特奏名降二等朝野雜
記

奏文星暗

以下係下第

唐大中間天官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盡覆試復
落考官皆罰俸朝野金載

朱韻坦率

宋齊老於場屋舉止可笑嘗試賦輒失官韻乃拊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得無坦率否

一生無成

馮藻應平五舉姻親勸令罷舉求官藻曰譬音如一生無成更應五舉北夢瑣言

失無愠色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與侯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罷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孫公談園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柳宗元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世其家業研精墳典屬者舉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人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某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椰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

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兼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稍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游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待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待贖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狹友。

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厚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其有物。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間。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春而浙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固驚恠子矣。果如子言。子來春於江南林右之下。聞北方有焔焔者。必子也。

新進士期集

新及第進士。舊以名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於人。祐陵聞之。熙寧六年。始賜新進士錢三千緡。為期集費。自余中始也。渡江後。賜千七百緡。自是遂為故事。舊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熙寧六年亦罷之。今新進士期集。所號為團司。置局於禮

部貢院釋褐日即付上三人主之其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
 名小錄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菓監門等多或至百餘
 人仍具所差姓名申禮部御史臺照會後旬日朝謝又數日拜
 黃甲敘同年于禮部貢院其儀三名設褥于堂上東西相向同
 年四十已上立于東廊四十已下立西廊皆再拜拜已擇榜中
 年長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
 監謁謝先師鄒國公用釋菜禮三名為三獻榜中有士望者一
 人為監禮官已謝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侍從以上及館職皆
 與知舉官押宴已宴立題名石刻乃罷局焉太凡團司主狀頭
 授告出國門乃罷朝野雜記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竒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
 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罷文如翻水成初不用
 意為四座各低回不敢換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歛佳句
 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位通
 途無他岐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
 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資老翁不量
 分累月答其兒攬ヒ争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
 可知安有巢中鷲插翅飛天墮駒麈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
 有韁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間誰復真指馮不脫吏部選可
 見偶與竒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憐我還好古官途同險巖

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飢。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足單。我有雙飲琖，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儻。乃令千里鯨，公麼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溷瀟。野草花葉細，不辨蒼葦施。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埤。四隅芙蓉樹，擢艷皆倚之。鯨以與居狀，夫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僂俛勵莫虧。草木明覆載，妍臭齊榮萎。願君常御之行止，親遂觸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律詩

上禮部陳侍郎

唐施肩吾

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

處薄米危晴。天欲照盆難及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

崇政殿放榜

蔡持正

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威顏咫尺瞻中宸，名姓傳呼下九天。宮筆旋題黃甲字，禁門已簇杏花鞭。孤臣拜賜交悲喜，相望先分五十年。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

蘇子瞻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重送胡大夫赴振武

武舉 楊巨源

何年權桂儒生業，今日分茅聖主恩。旌旆仍將遇鄉路，軒車爭

出看都門人間文武能雙捷天下安危待一論布惠宣威大夫
事不妨詩思許琴樽
詩話

謁光範門

新進士放榜後翼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光範門其實
建福門集於四方館者昔有詩曰華陽觀裏鍾聲集建福門前
鼓動時即其事也

移樂泛舟

唐進士開宴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又有燈閣打球之會
故東坡有曲江舫舫月燈毬之句

瘦馬番羶

唐太和八年放進士多賢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
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羶秦中記

丹桂五枝

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僖俱登科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
株老丹桂五枝芳

命妓開燕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第汝士開宴管妓咸集汝士命人
與綾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
綾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

喜子登科

張師錫侍郎年八十有喜子登第詩曰御史今朝至見名心始

安爾能俱中第。吾可遂休官。賀客留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

擇寶車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鈿車珠鞅。櫛比而至。中東牀者十八九。故坡詩云。囊空不辦。尋春馬。眼眩行看。擇寶車。

換却舊衣

張籍送李餘及第詩。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以衣與人。

登第放縱

杜牧之登科後二年放縱。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

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少年登第

樂天登第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

兄弟繼登

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二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語我。揚穿二葉盡驚人。漁隱

師生窮達

李頰方干高第也。登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皆取寒素。

元和十二載李源公榜。二十二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

子丙申年二十二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末似錦相將白日上清

郡守餞送

盧肇黃顛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顛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云報道是龍人不信果欲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獻王司詩

孟賓于獻王司詩那堪雨後更鳴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畔全家送上渡頭船王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晚雅言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贈之景祐間因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賜詩尤多不必盡上所作景祐年賜詩

落句云冀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頁父詩話

破天荒

唐荆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荆州解及第曰破天荒東坡嘗以一百句贈瓊州進士姜唐佐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姜唐佐過許昌見穎濱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穎濱為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句復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道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云云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自長

錦織御詩

李廷臣官於瓊管有二夷人獻錦臂條上織成一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朝賜進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為珍寶青瑣

紅裙爭看

舒公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表郎歐公謂舒主曰謹願者亦復為之耶

止壓一人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云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看陳傳

詩戲壓榜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十一人王十朋持奏名第十一人李三錫時宗

室子居親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律詩 以下係下第

下第集句

石曼卿

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何人西清詩話

與潘二矢解後飲酒

蘇子瞻

千金散盡誰人買半額娥眉世所妍顧我自為都旼矚憐君欲聞小嬋娟青雲豈易量七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詩話 以下係下第

賺了英雄

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考以文場者亦無限故有詩云太宗皇帝
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下第獻詩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
承宣侍郎曰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
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

東野下策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
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

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
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則情墮獲如刀劍傷以至下
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則看盡荷其速耶後授溧
陽尉卒唐朱遺史

在孫山外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解名盡處是孫
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晚成附

特科

羣書要語 太器晚成老子

詩句 紫綬映鞵鞞杜 古人多重晚年榮杜荀鶴

古今事實

老而仕

絳縣人七十有三年矣。趙孟仕之，使為君復陶。王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左襄

八十七司徒

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

六十始仕

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至宰相封侯。

八十召拜

武帝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天子以為中大夫。儒林

太才晚成

馬援兄况謂援曰：汝太才當晚成。本傳

頭白補郎

漢獻帝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求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為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克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七十而召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姚崇又薦曰：其人老唯亟用之。即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

立推恩法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二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聞見錄

推恩授官

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五甲餘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二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候郊恩出官第五諸州助教

古今文集

詩話

特奏賦詩

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適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侯鯖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七終

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座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 座主門生同列 故吏

羣書要語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薛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知

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詩句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白集我實門下士力

薄納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韓愈送陸暢至今青霄人

猶是門下客高逵

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八

古今事實

舉堯庫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

達觀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上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克曰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臣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史記

忠報舉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國語

及賈薦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勝舍在沛

郡厚兩唐柳遵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力也

至公見報

晉崔洪薦郗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紆洪洪謂人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崔侯固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崔沆放崔灑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灑一家南部新書

相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因話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暉之門生嘗謁暉暉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暉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暉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郡國閑談

賞郤缺

以下係賞舉士

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曰李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丹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左傳三十三

賞狄臣

晉侯賞威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坐遷官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眾武坐遷楚內史

郡守坐免

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

門生殆徧以下係門生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吏徧於天下魏袁紹傳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奉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

陵氏庄荒

見校文主司門

玉筍班

玉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敏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郁輩時謂之玉筍叢語

鸞鳳集門

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

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門生

見薦舉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敘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入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干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晏公因歐公

賦雪詩遂有語

聞見錄

不稱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消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乎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

揮塵錄

門生往奠

見祭奠門

同升諸公

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

門生每避

喜文員卷前集

卷之三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置屏分隔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教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論詰不勝困敝托致雍秉筆時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門生繼踵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按控數州繼踐台庭則曹參之代蕭何太叔之嗣子產也郭子儀家傳

耻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出就坦謝

善事主司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踈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

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遽謝而退。

獨有二天 以下係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涼

大將軍青且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論

故吏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為甚厚，在韓公為甚德也。聞見後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
蓋陳無愧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
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綉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
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
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
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致及

至在畧不加禮謀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復冀其相知
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
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
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東軒筆錄

故吏奔喪

見第慰門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榻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觀嗣復率生徒
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
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

唐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文章舊價留遺異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
史盡傳繁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醪醴汝士是日大醉
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柔維翰實止固張礪馬
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總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
拜謁裴公以詩示之曰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
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明生世以為榮

同人翰林

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為承旨適
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

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
潤筆不人笑其疎縱玉壺清話

同知貢舉

王禹主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
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
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
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
白髮翁也歸田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禹備名儒今將行
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又元之謂狀元孫

何曰為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絕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
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山
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守終無以貶可謂特立
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
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東
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
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往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云

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後新寵魯生舞罷為游蜂所
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云窻搖
細浪魚吹白舞罷花枝風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
入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妬斯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
亡諸孫竝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
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
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歲曰二百一十四門生
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略有情談錄

同為門生

東坡送曾子固倅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參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貴猶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嘆服石林燕語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史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上鄭餘慶書

韓愈

三得為屬史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上知己書

周子克

韓退之為王南昌記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敘戴氏堂皆部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學為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史耶如某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

左右獨念向者抱關轂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都也又
事明公居守槩之舊此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
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請以是為紹介

僚屬

又見辭舉部

羣書要語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說命謹簡乃僚罔命幕府者以

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李廣傳注以文行謀

畫雍容於幕府之間白集才畫堪置幃中同上奮六翮翔千里

以為轅門大府之重柳文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

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宋太祖紀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也皮

日休集

詩句

同時趨幕府此日望塵迎韋應物甫也諸侯老賓客杜從

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聞柝韓愈會李王

封聯句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雜得實翻蒼竹棲枝抱碧梧杜

別蘇溪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韓送石處士婉婉幕中畫謝

宣城張子房詩雲幕隨開門杜詩冰壺幕下清韋應物詩陳琳

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劉長卿少年諸

侯府杜牧之幕中俊又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臨川幕府稱

上賓東坡與劉莘老詩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特為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見月門

戒其樽蒲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樽蒲傳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每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蕭緬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手版拄頤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鶴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

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必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為是司驢

晉謝超宗坐天儀出為南郡主司馬入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

為腹心寄

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尤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幕客狎遊見妓門

委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合輔器也當以子

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醉登其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林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稱小朝廷

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唐僖紀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入公令看諸判

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其妙擇賢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舍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辯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守字無所容。負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祠記

遣賜厨傳

錢希深歐陽未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更以厨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錄

古今事實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

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太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饌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祖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其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諛言惟先生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永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夫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夫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

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君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一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入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入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

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愈與之遊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之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而掌

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其一曰京兆杜蕙其一曰隴西李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辭實所謂宏辨通敏蕙人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三君子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冷魚川泳而鳥雲飛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爾并兒脫身薄尉中始與筆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鬢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律詩

歸溪上簡院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隣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慰薦之

寓公 廬坻附

羣書要語諸侯不臣寓公注蓋公爵而寄寓者也禮記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

古今事實

願受一廬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避堂舍蓋

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

特為置榻又見條屬門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薙一本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薙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薙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者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必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平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

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干朝命以職官不出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年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隣僧乞米送僕丞縣尹能不耻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杞勸參留守謁太尹言語諛入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

馬僕從塞間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
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
春秋五傳疎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朝同異惟辭驚
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駟去歲生兒名添
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
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番範亦
足恃苗裔當家十世有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
身亂倫安足擬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辱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
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遺長鬚

求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
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効尤戮僕愧
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
遺長鬚致雙鯉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
北在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應嫌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
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奉詔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

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
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
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
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杜甫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
軍禮數寬百年地闊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看美漁舟移白
日老農何有聲交歡

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

同到

杜甫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
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
簡真成一醉習池廻

詩話

無撓公私

滎陽呂公希哲晚歸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
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惠託
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
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家傳

同官為僚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為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需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

同官分謗

晉卻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入卻克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卻子使速以殉曰以分謗也左傳

年輩相濼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濼周愿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恠之有侯鯖錄

狷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紀

周召不疑

以下係同列相祀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與君與不說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召公乃悅

廉藺相避

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入恂戮之復以為耻謂左右曰
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
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所變足以相
當恂曰不狘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可
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同列代賤

唐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
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坐遂被貶
人皆義之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
人不相能鮑回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
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
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乎
劇賊實一公之力

如推車子

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
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別錄

三將協心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九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吐心上詔魏在諭光世曰賊眾我寡合勇猶惧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在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致其情世忠之受兩鎮節鉞也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儀之事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不欲變亂典

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一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入云浮華君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未嘗同堂 同列相軋

袁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同列怨望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與

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黠時承史
昔與同列或專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失望見上曰陛下用羣
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
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被虜將軍督盜賊復馬靡光武解左驂
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鄱尉光武曰賈督有折
衡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孝共
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更有何
尊卑官屬以為不遂

不與同列

蜀先主為漢中主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
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
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
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為惜
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同列相輕

王羲之少有美譽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
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男遂不重請述每聞角聲謂羲之
當候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
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曰懷
祖正當作尚書耳校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

顯授義之愧嘆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義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世說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怨位居下

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

酣然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同列兩罷

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何功居上

唐尉遲敬德待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眦太宗不悅

中書喧競

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視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耻同新進

王仲舒乃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丁日因奏對乃以劾擊晉公由是竝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相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真宗晏駕神文踐祚章憲明肅庶簾聽政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詰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辭然常切齒焉晉公竟增兩句云惟此震驚遂至沉隕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

貶崖州司戶參軍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塵史

古今文集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水壺幕下清浴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公與唐公在仁宗朝皆為知制誥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知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雞唐公詩云不知今夜遊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

雉媒 見雉門

同年

羣書要語俱捷謂之同年 詳見及第門

詩句攜手升王階 選傳長虞 共登青雲梯 謝靈運 聯步趨丹陛

岑參 同芳嘗堂桂共聽禹門雷 趙抃 通家不隔同年面 東坡與

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空殘綠 東坡與臨安令同年

古今事實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

繼穆贄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負結胡諒崔群刑冊裴光輔萬璫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科舉記

昌黎同年

退之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參議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奈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負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會期集院

唐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碎之 樵言 不赴曲江 見及第門

同年有情

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李向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唐紀

晨星相望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連纜舉鏢直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分

待年家子

五代王祐父徹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

同年遠嫖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入臣之貴苟朝廷有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翼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嫖皆此類魏公遺筆

友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
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
入文忠恠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
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叅政時吏
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
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本文
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聞見錄

榜中得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
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固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
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季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士者以文鳴縉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
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
以來鼎彝之類又有李元和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
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揮塵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死論登第後歸觀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鞶席
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

之則明韜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
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
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
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竝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
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
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
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愧而陪其遊又矣夏四
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輾指秦嶺之路方將高
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邀登王粲之樓高
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
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

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
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
璋交映或授手簡于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書
而授之編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耳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至能

進士科始隋盛于唐宋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
來尚矣唐人尤意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太會長安
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
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宋朝畧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爲
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
案列拜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

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
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
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敘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
夫寧得輕負此意愬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紹興改元
建陽袁起岩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
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絕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
傳寫一夕殆徧好事者雜然高贊以為伐木之詩也起岩謂僕
嘗滄春闈屬為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
起又嘉二使君能脩舊好畧記團司故實以代揚鱣之詞使凡
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為
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某書

古詩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
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
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面
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
起胡越意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於丹陽郡 范希文

長江天下險淺者利名驅三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
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
名呼歿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

富貴路休誇謔嫉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閨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望斷曲江春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恩門相公鎮山南趙嘏

年來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繡屏閑賞夜馬嘶花徑醉歸時聲名本自文章得潘溷曾勞筆硯隨家去恩門四千里只應從此夢旌旗

詩話

契分稠疊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寇忠愍準一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三

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王殿登科四十年當
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誦之
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
于今更有誰

同年貸錢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積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
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惧我
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
關于太華五百青妖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入以為朱崖之
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聶貴遠山為郡
博士王將明甫為決曹掾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于樂籍
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
後甫改名黼為相聶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權
為待從黼大用事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康時事大
變召登政府黼之誅久聶有力焉而聶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
害揮塵錄

相遇贈詩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
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着鞭當
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推言系述

同年俱少

黃台符十六歲張瀆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嘗列題于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個阿孩兒古今詩話

會飲樞第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竇儼俱為三司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梁顥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日夕飲會於樞第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竇半夜玉清詩話

窮達不同

晁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

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揮塵

聘召

羣書要語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凡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一緩則持一玉藻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珉反絕以環荀子貴于丘園束帛篋易旁招後又書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左莊二十二使者旁午注一縱一橫為旁午霍光傳遣詣公車後漢紀鶴書赴隴北山移文李嶠傳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郵驛爾雅云驛遽傳皆傳車驛馬之名本傳無疾其驅天子有詔善文

古今事實

耕莘三聘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非招不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

人然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之招招賢人乎萬章下

身勸為之駕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為之駕謂身自往勸以車駕而遣之

舍人趣裝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且召參安車以迎

召見宣室

漢四皓隱南山惠帝為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迎以為客乃出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延拜為梁懷王太傅本傳

蒲輪以召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召魯申公

縣次續食

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偕

朝奏暮召

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北游燕趙為客乃西入關資用乏留久諸公看客多厭之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本傳

相見何晚

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漢武紀

恨不同時

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賦上驚乃召問

往來屑屑

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太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今召君矣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泣曰願為中

即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一封輅車

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筭五經者所在為駕一封輅車遣詣京師注諸發駕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追鋒車

晉宗室義陽成王望字子初時魏高貴卿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宴集望奔馳而至

使者四輩

太宗召馬周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李泌注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泌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家傳

召見金鑾見宗室門

召見便殿

真宗召王魯燕衣坐便殿曰渴欲見卿不及朝服毋謂朕慢

古今天集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畧非世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水自為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曠明世方選士中朝縣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俯仰

垂華纓飄風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峰明夕川夏
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迴首不違宿明晨下煙闕白雲在幽谷

朝謁

寓直 元會附

羣書要語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春官諸侯
朝於天子曰述職一名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告子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也禮運臣願一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漢書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前
云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塵坡詩注接武夔龍遺跡鴛
鷺上官儀傳

詩句明庭集孔鸞何取於鳥鸞韓寒鴉睥睨曉宮井轉驢王維

古今事實

君后四朝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

後至者戮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制王帛者萬國防風後至禹乃戮之家語

氏羗來享

昔在成湯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殷武

視朝有常

庭燎美旨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

止鸞聲鏘鏘庭燎

介圭入覲

韓侯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太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弄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會西夷大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早而假寐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為早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

鄭伯如周始朝威王也王不禮焉周威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公

共起朝儀

高帝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

無與共語

梁劉孝標多所陵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事

宋朝禮簡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閣門要省事故如此壽皇初間得幾時見羣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簡遂不用朱語錄

夜召草麻以下係補直

蘇易簡嘗醉寢於直廬夜分忽中人宣召遽起以水沃面其聲
笏以朝賜坐訪以外事應對如流略無舛誤仍令草王顯樞密
使剝麻來晨並不說上亦不覺其醉自以為神助焉續翰林志

夜召訪問

蘇軾遷翰林學士嘗鑲宿禁中中使宣入對宣仁問曰卿前年
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
嘆奇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
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儂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
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
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
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
務其勤耳凡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
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回瞻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變聲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秦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強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
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
詐且生請修德以蠶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
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者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
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
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二時告災君有憂色構
巧辭以說之羣吏美法君聞然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恚恚假
寐而坐九門既開重腫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
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
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

譽旅進旅退籍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
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示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律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柳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
潤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漏排闥停珂擁
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容趨對折方闕班
花接尊綰立鴈分行近職誠爲美微官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
紙易連箱老去何微幸時來不料量唯求致身地相誓答恩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鷄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公香。玉漏催銅
史。天書問夕郎。旌旗映閭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
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
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舍人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官殿風
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
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
冠拜冕旒。日色總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賈舍人

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
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長安歲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裏漏聲遙
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
露不應黃葉久從風

早朝

楊巨源

鍾傳清禁絕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首萬九城初
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迴聖代逍遙更何
事願將巴曲贊康哉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白居易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

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屈今入綸闈即可知從此塵霄去非
晚鬢邊未有一莖絲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鼓聲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踏凍泥燭暗有時衝石柱雪深無
處認沙堤常參班裏人猶少待漏房前月欲西鳳閣星郎雖去
遠閣門開日入還齊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王得臣云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
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闕狀蒼龍故
云月在西似不用漢闕也

疎星半落曙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

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蕙鷺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陰常處
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早朝

歐陽永叔

間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驚徹廊千步。佩玉聲
趨戟五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
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早朝

鄭毅夫

花鬣斑虬駕早朝。玉欄宮殿壓雲濤。九州畫地中原壯。萬象橫
天紫極高。日月輝明雷闕角。龍蛇蟠結動旌旄。羣仙遙望蓬萊
拜。五色非煙透赭袍。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梅聖俞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契。文章全
盛馬兼班。耽耽王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啣環。却出常朝殿前
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古詩

禁直

以下係寓直

楊大年

鳳樓鴛瓦蟾波濕。衆籟聲沈百虫蟄。仙盤雲表露成霜。何人夜
半牛衣泣。芝泥香熟封詔書。河漢西傾移斗車。陰風撼撼起庭
樹。寒澌戛戛鳴宮渠。千廬迭唱傳宵警。海山鰲背逢壺頂。金釭
珠網結綺錢。玉井銀床垂素鯁。前席受釐詢碩生。觀書百斤須
中程。投籤乍應嚴鼓節。水衣誤聽蒼蠅聲。渴烏漏盡繁星曙。魚
鑰建章開萬戶。初日曛曛豔屋梁。鳴鞭一声下天路。

律詩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栖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晚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官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同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禁中

沈佺期

竝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太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當階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夜直

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初秋寓直

晏同叔

絳河星斗夜闌干，禁署沉沉閉九關。上帝冊書群玉府，仙人宮闕巨鰲山。涼蟾影度秋陰薄，促漏聲來夜唱閑。擁鼻吟多欲愁絕，嚴鍾淒斷樹烏還。

下直

歐陽永叔

官柳街槐綠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斑斑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卧病逾月請都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

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聖同院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半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

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

暖杜酒寒燈樂未央

詩話

昭儀引坐

唐會要天祐二年敕今後每遇延英坐朝且只令小黃門祇候

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儀舞袖垂雙瞻御坐

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道引出宮鉤蓋至

天祐始罷又云杜詩夫人常有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

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檐子王珪殆得特恩

歎演繁露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人引至殿上至敬宗方罷用

小黃門引導至今如此朱語錄

休假

羣書要語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

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

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

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二休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

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

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功之使相及也初學記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庚曰古者名更休假曰告漢記注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同上

詩句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韋應物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千舍本傳

休沐不出

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有罪長告

漢因吉為丞相掾史有罪人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史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史自告始

賜告不歸

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琅琊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月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

休日治事

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晡至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五日一急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請于敬盡急而還是也山谷詩

古今文集

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謹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臣稚珪臣中正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謂冒制于聞實虧常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甫自內轄作士下聞通制明文日陳九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閒宴煩下車已三月開筵始會辰初黯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醕水鱸松江鱸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默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疑未闕醕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郡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休日早起

陳去非

隴隴窻影來稍稍會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事

味遠遊非所急蒲團着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雪度捲簾秋
光入飽受今日閑明朝復羈繫

示祝四第

朱元晦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雨苔徑
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蒼蒼與子俱忘憂

昔人謂本館外去歲有金銀錢兩五兩者其數則凡夫所不能
入其深潭道遠矣夫一難得者其難得也夫其未始不欲其
少也哉常不以家為懷張氏安清甫以憂得道曰三月備
公門且兩拜公知其三百而用其數其公之入也其
蕭山深潭道遠矣夫一難得者其難得也夫其未始不欲其
昔詩

